

南康縣志卷之十六

碑

南康茶寮碑

虔撫 王守仁



正德丁丑徭寇大起江廣湖閩之間騷且四五年于是上命三省會征乃十月辛亥予督江西兵自南康入甲寅破橫水左溪諸巢賊敗走庚申復逆戰賊奔桶岡十一月癸酉攻桶岡大戰西山界甲戌又戰賊大潰丁亥與湖兵合斬首千餘俘三千六百有奇釋其脅從千有餘衆歸流亡使復其業瘞地居民鑿山開道以平險阻

南康縣志

卷十六

藝文碑

一

辛丑師旋於乎兵唯凶器不得已而後用刻茶寮之石非以美成重舉事也

重築西流水堤碑記

縣令 陳 瑾 天啓 乙丑

水之流行於天地間如人身血脉然血脉流注一處不循經絡則百病聚生故調停均節善養生者之所以自爲身計也而况於水其性善下其勢湍急無江河谿澗一耳形家風水之義謂爲地中元氣元氣宜固不宜洩宜逆不宜順順而洩之爲病逆而同之爲利遍觀名勝郡縣其水無不紆迴停注故氣之所鍾人文財賦往往

視他郡縣爲最近世士大夫競趨風水之說有以也南康學宮前臨長江江之南諸溪壑之水盡流而會於馬山之麓由東嶽廟前西上逆流正面學宮入江在東南巽方形家所謂秀水主文貴天造之矣陵谷變遷水岸衝塌勢且東流秀氣不聚識者病焉正德間始議築堤捍之歲久堤圯復築於嘉靖之丁未至隆慶戊辰凡三築焉兩勒諸石故可復也萬曆辛卯曾再築之今又圯極矣癸亥春余來治康入其境見民廬里市蕭條殊甚比展謁

文廟則殿廡門廊傾圯亦多詢惟丙辰馮彛之虐視丙辰更烈豈風氣厄數不爽耶亟思挽回其氣運問之縉紳文學僉曰水口造塔西流築堤此千百年永利也余復慨然曰孰非守土者事庸可謝其責耶迨於秋杪之暇始獲抵水口登石頭山眺望邑治南北兩江之水匯流山下而東西去山頂半伏宜有塔以壯其砥柱今雖始基之耳何由以竟其功焉馬山爲西流下臂邇已建塔嶙峋斗絕學宮前望巍然雄觀尋與二三學博暨諸文學登而周覽焉於是核西流故

道相度其便宜從決口處復築一堤長四十丈有奇基濶六丈面殺三之一高殺面之六決口倍築之衝決可無虞也况入江必面學官乃有濟遂開內隙地爲河以就其西流之勢河凡六十丈濶四丈取其土成堤堤兩岸植松椿障以礫材納土築之誠不知其於往昔之觀爲何如而水之秀已收水之性亦安瀾無泛溢也工始於臘月之四日明年暮春三月乃竣由是葺文廟葺兩廡葺明倫堂櫺星門丹堊之類前人未備除緒悉皆整頓費幾二千金而足若河堤六

十餘金並捐自公帑佐以俸金不以擾民民間若不知有斯役者夫堤以捍水而使之逆與塔以收水而使之固同水也而異其宜塔之固水爲聚一邑之秀與堤之逆水爲聚一學之秀異聚也而同其功總以水之氣得所留則鍾氣必獨厚匪但人文日起科第相望將來生齒財賦日盛未有艾也語曰太上因之其次修救之以挽回氣運余亦因而施補救之政耳豈多事爲也因記其顛末使後之君子有事斯土者得有所考見時與勢殊後人所爲續前人不可已之

功者亦蓉江一勝事也

鼎建興龍山瞻田碑記

劉昭文 邑人

夫事有創於一時而有關於千萬世倡於一人而有愜於千萬人古雖未之有可以義而舉也今茲興龍山之廟雖爲崇祀 泰山之神而建其關於一邑之風氣也甚大於斯人同然之心甚愜事之可以義舉者有踰於此與蓋是山舊名了髻嶺與旭山相連亘爲邑治主山當東北隅窳然澹訝非風氣所宜其說習傳已久顧所能任達觀者徒踟躕顧惜而卒莫能舉萬厯甲

戌陽繼封扶廷珊賴顯觀蔡文科賴承遠吳起騰朱在益楊習儒賴承毅賴汝勵曾養志賴以科楊龍吳雯奚憲孔王一貢楊敷惠扶志伊陽繼極王一諭蕭可旌暨豚兒期第等以 泰山碧霞元君嘗膺累朝封號道化闡揚四方崇祀扶運翼世克迓休祥禱祈禳禱昭荅若響議以建廟於此以副一方崇祀之意抑以籍神功以幹旋地脉更名興龍山以志建廟之本旨於是糾集好義信善之士二十餘衆率先醵銀爲邑倡首又倩釋子真貴募於四方以共成其美合

邑士庶咸忻懽踴躍競相輸財効力罔有靳色
迺度土相原憑高增卑經工庀材以建茲廟會
費五百餘金始於甲戌之冬再越歲而工竣崇
以陞級敞以殿庭高堂傑閣壯麗穹窿炫光丹
碧鞞鞞雲漢益有以增此山之勝巍然爲邑壯
觀非復向時頽岡斷塹之荒墟也而清淑扶輿
之氣吾知其將與神靈而顯赫矣廟成思爲久
遠之謀復歛銀置田五十三担以供香火與贍
守香火者且備其規制詳其條例刊爲冊書分
給衆信以爲世守旣乃請余記其事勒之石以

昭示來世併列助置田之姓名於碑左以彰其
好義信善之懿余嘉諸士之敏於事而能有成
舉之義而圖之永故不辭而爲之記嘗稽昔王
公庭宣好古博雅之君子也嘗爲令茲邑周覽
形勢以旭山當邑治之北而中開乃興嘆曰南
康人才秀發而科第寥濶非由人事乃地理使
然於是構亭其上以補其闕揭一聯於楹以示
其意曰宋相遐矣招九日山神與陽春同回於
梅嶺明時盛哉補千年地脈萃人文毓秀於蓉
江嗣是好義之士拓而廓之前立韓毅襄王文

成二公祠後立元武閣以鎮歷之自是科甲相
望駸駸然漸以盛斯舉也蓋得王公之遺意歟
其裨益於南康也可以世計哉且神道福善禍
淫猶影響之於形聲至不可爽勸沮斯民之善
惡甚於官府之刑賞於國家之教化有幽贊焉
觀斯碑者當知斯廟之爲功非漫然而苟創者
謹記

南林祖印禪寺碑記

南安 劉魯檜

仕宦者無道氣則營營將何已乎東家某車轍
不停所悲憫者何事而後之學人輒因進賢一

冠半生牢落嗚呼道綱不振人知榮利何處吊
高士風流穎之水商之芝桐之釣柴桑之菊寓
意於微相招不厭而競趨者方勞勞不休所以
佛教之入中國救此莫救之弊亦有大不得已
者乎不然何歷數代以來其傳弗能毀沒而猶
大行其道士大夫之倦世趨者往往逃入之勿
論大徹之後無有不徹卽車塵馬跡之間乍聞
梵唄無不悚然醒者此可以得其大意之所存
矣或者猶以其別爲一端爲大道之所無而置
辦不止嗟嗟昏乞目驕大道之所有耶衆方動

而得一靜者衆方濃而得一澹者其爲聖賢之
所許可知矣獅絃師吾不知其何許人見之則
僧也彼僧與宦遊人遇不作持鉢語亦必自矜
其智慧爲持鉢也禪也詩也字畫也援儒而入
佛也援佛而入儒也葛藤不了大抵然矣余始
之識絃黜然遠耳余不信其終于此迨三過之
所謂絃者如故也乃淵通之致引人一往而深
凡緇流聲相絃俱以性解付之禪僧歟翰墨僧
歟僧而儒儒而僧歟俱不可知優哉游哉令我
竦然醒矣南林先一虎峒耳其虎隊出與驛路

爲難橫傷者莫紀絃禮曹溪憫而救之至結茆
而虎遯而郵傳負戴之流悉賴無梗絃何許人
耶未見有一錢一粟之募不五六年而大荒以
闕輪奐之宇以成凡叢林所應有者悉備寺之
有者竹之影松之聲荷之馥柳之披拂其絃爲
之也歟其爲絃也歟山之環水之紆郭之遠人
跡之疎其絃爲之也歟其爲絃也歟余在洪都
聞人語絃秀州人嗣徑山容和尚爲臨濟三十
二世孫又詢南堃士夫知絃於順治丁酉來山
剝始越康熙甲辰寺落成爲余之官之二年十

月往謁贛撫軍過觀之回詣寺宿越乙巳六月
踏南康災傷復一至十月赴會城同郡學生孫
世濟經寺信宿倩記之書於石

莽顏二公仁愛碑記

阜城
知縣林必儀 邑人

康熙甲寅乙卯間三藩不靖所在煽動六師四
出康之南鄉地僻民愚倉卒夜呼野無居人爲
寇至避也城邑震驚訛言南鄉民叛會將軍舒
駐節康城聞而怒欲率師屠其地往取邑侯印
結邑侯顏公叩頭爭之曰自軍興旁午糗糧芻
菱取諸四境南鄉民尤患且勤今以避寇故目

民爲寇惑訛言而屠赤子甚非所以奉宣德意
也舒曰汝庇逆民獨不自顧首領耶侯曰與其
枉戮一方民毋寧殺我文武相持不下而兵已
截要地矣南鄉民未之知也適大將軍莽公征
粵師旋自信邑過吾鄉鄉民簞食壺漿以迎公
公曰凡吾此來爲民除寇害耳豈以煩苦吾民
也撫慰之餘泣數行下顧行囊中僅存數銀甌
命分剪以勞衆暮抵康城會將軍舒方持前議
公爲述道經所見狀舒驚曰微公言吾幾失顏
使君哉文武和衷流言寢息兵民悉安堵如故

數十年來歲時伏臘燕會父老念此輒泣然曰
吾鄉瑩墓田里人民至今無恙者二公之賜也
古曰有功德於民則祀之鄉人建祠合祀二公
於鄉之孔道余以聞諸先人者鑄諸石俾吾鄉
之人世世慕義無窮而風俗日古其將有感於
斯莽公諱兔滿人累功封鎮南將軍大節垂國
史不具述顏公以興國縣佐署康篆因兵燹而
邑乘缺載諱失考今不無遺憾云

旭山菴置田碑記

閔英琮

邑治之北郊曰旭山離城不百武上有關壯繆

廟傍建一刹供觀音大士像不知始何年山小
而寺窄非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堪供高人達
士之所登臨亦無蘭若招提爲緇流聚衆叅禪
之地故施舍多不及而寺甚貧惟以其近於城
又在山巔高處邑人士四時朔望之炷香與凡
有所求懺悔者必造焉夫山近於城則其龍脉
必貴而寺當山巔高明之處又爲邑人香火之
所不絕則其佛必靈

琮

自康熙之壬戌年由鴻

臚寺僚奉命來治南康仲冬下車未受事之前
一日登是山而齋宿焉時薄暮抵山未暇遍謁

夜夢有一女粧者呼余至前欲余佈施狀甚明
悉余夢中輒發願喜捨覺而記憶凌晨盥沐入
殿參拜觀蓮座所奉大士乃余夢中所見也時
殿棟傾欹樓閣將頽余遂僱鳩工與合邑之
衆善人修葺而輪奐之復念常住無多產業寺
僧不滿十人遇歲歉施捨不繼則往往饑粥不
供且茲山路當孔道閩粵行脚之僧經由不絕
倘化城徒設而香積鮮供不獨山僧之羞亦慈
航一大缺畧矣每欲置立田產爲常住久遠計
乃數年來風雨調和年物豐阜鄉里各安耕鑿

而保其業從無以田產相市者余懷欲行之而
未遂庚午秋余向以他邑所累致掛停陞之議
至是期滿例得開復將遣人赴京是夜復夢遍
體被繩索束甚楚賴大士爲余一一解脫之驚
覺快然因想佛之靈應一何其昭昭也始知余
承乏十載無一時一事不藉佛力之維持而默
佑之前者誓願未滿於今尤不可以或緩矣於
是廣詢博訪而忽得邑中善人劉嘉衡家素封
而樂善不倦聞其事而欲爲余王成之遂以已
置富坑租田九十石載糧二石一斗三升零庄

屋一座計六間願以出售余遂捐俸銀五十四兩買而歸之旭山常住焉嗣是以後將見僧衆雲集六時之科誦聲達蓉城鐘鼓雷鳴千年之香火烟籠旭嶺爲康邑一叢林而於以福國佑民豈特爲余一人求福田利益也哉遂厓畧其事勒之貞珉與此山永垂不朽

邑侯閔公講院碑記

翰林學士李振裕 吉水人

爲令易乎曰未易也南面臨民者至於令雖在僻邑亦具一國之規模而劇邑有加不啻十倍者精神少不周遂有害政焉故曰未易也爲

令難乎曰不難也南面臨民者至尊莫如

天子一曰萬幾而能無爲而治令不過於南面千之一耳故曰不難也蓋南面之道無爲而治者其要在清心寡欲崇學尚本約於學道愛人爲政如君子其人也未有不仁仁未有不崇學得學未有不敬先聖先賢庠序學校之設敬先聖先賢以養士教士凡以崇學尚本

天子以下皆然然則爲令者見宮墻圯廢芹藻鞠爲茂草其有不動念修葺者乎如是而興文教鼓舞風厲人才從而蔚起民俗因而不變是之謂

不難然而亦未易也今三韓 閔侯之爲政首
及乎此若曰昔我先公位次大賢之序科膺德
行之選某也爲政之初敢不黽勉以此爲先務
而急理之哉不佞於是信侯之淵源於大賢非
漫焉而已也善教善政可舉以相證焉賦歛之
權量無肯少損下而益上獄訟之鑑燭無肯少
徇昧而障明版籍以清保甲以靖金湯其城池
衽席夫樽俎以及車蓋騶傳之具薪米蔬果之
辦俱不累里甲行戶且郵驛無擾皇華經過而
不停烟戶悉清僚屬相誠以免陋凡皆

侯學道愛人根本發榮而暢乎爲仁之事也迨
今九績隆大比之課定膺上等內重卿貳外重
節鉞康人雖欲攀轅臥轍而有所不許故闔邑
紳士父老子弟咸相與記註口碑屬不佞排纘
成篇而鐫堅珉樹建旭山之巔用志千秋夫南
康山川雖有秀異而旭山特靈 侯建漢壽亭
祠於上以表日在天上心在人中之旨今日者
媲美三衢建陽之二陳異日者且追蹤餘姚王
公吳郡韓公流芳等於開府不佞職史官禮官
其肯後於秉筆定制爲豈弟君子慰民之父母

之望哉。謂以此記爲嚆矢可也。侯籍三韓初
筮仕卽南康令三韓與山左島壤相接前朝三
韓屬籍於山左故閔子裔及於三韓有以也夫
捐置城隍廟田碑記 申毓來

今上御極之四十有八年己丑冬南康縣城隍廟落
成學博程君衛爲文以記巔末旣詳哉言之知
縣事吳嚳申毓來俛然而思曰廟新矣可無廟
祝乎有廟祝可無廟田乎因捐俸置田四十石
以爲倡率併督工鄉耆吳應昇等公置廟後畦
地而爾時邑人郭南山劉忠昌等亦相繼捐送

於是田可食租地可爲圃乃招僧人觀生爲廟
祝焉廟祝者道也非僧也康邑久無道觀故以
衲子代羽流也夫 城隍之神封號曰顯佑專
司鑒察斯民威亦赫赫矣豈若窮鄉廢利之無
關重輕者而可令香火無資饗殮不給惟是一
二瞽曇苦行乞乞且不能餬其口尚安望其暮
鼓晨鐘明燈燼篆以妥 神靈而崇祀事乎則
予之倡置廟田暨邑人士之後先捐置所以贍
僧而實所以事 神也繼自今無怨無悃保釐
吾民其永無疆也已顧茲田茲地皆廟祝世掌

之業非若民間物產可以展轉相售予懼其年遠而無稽也故爲記勒石以俟後之君子同心護之

一知縣申捐俸置租田四十石坐落東山坵圳
藍坑裡應徵熟糧一石一斗二升二合零每年
實收租谷二十七石八斗一鄉耆吳應昇等
公置廟後地基一片東至吳宅古巷西至路計
七丈五尺南至養濟院北至吳宅地計九丈
一土民郭南山等共捐送租田四十二石應徵
熟糧七斗八升三合三勺一土名大舖裡每
年實收租谷三石五斗一土名黎邊上犁坊
連塘裡每年實收租谷十二石六斗一土名
坑仔尾每年實收租谷三石五斗一土名黎
邊角架嶺黃泥坑每年實收租谷九石八斗
一監生劉忠昌捐送東門外填上地基一片東
至官衙南至塘西至胡宅地基北至鍾
宅獅子門首每年實收上租銀四錢

南康縣志

卷十六

藝文碑

十四

邑侯申公去思碑記

公諱錡來字子巽號容城江南嘉定縣人

鍾維正

康熙丙戌年間余里人程子次川司鐸南康與余言邑侯申公文章政事膾炙人口余心志之弗忘既而余令中州左遷南康學博蒞任日恭謁

文廟廟旁祠祀公公去南康二十年矣而祠至久而不替公果何修而得此於民哉父老告余曰先公宰者草菅吾民邑幾斃矣公繼嚴霜之後澤以陽春所以煦育而休息之者未易更僕數

也論鹽政則曰禁私販平市價故也惟上不專利斯下無貴食足國優民兩得之矣論催科則曰政胡可拙惟是不令里胥漁小民不緩於千家而一家是困何兩稅之後時論弭盜則曰舍保甲無善政論刑名則曰無易聽無濫呼無一切禁繫厚贖無庭辱斯文以傷大體至於興學育人材則尤公所樂爲者公餘日進諸生而誨之一月三課不以爲數而又擇其尤者付之劄劄名曰南塾人文集 聖宮傾圮則捐俸倡修創舍舍士廩餼食士迄今數十年來人文蔚起

實我公培植之力也若夫修廢舉墜鉅細畢張如隍廟有產義學有租津渡有楫志書有修凡有益於民生若饑者之待哺而孜孜爲之恐後也當年太守某欲行均田法於下邑履畝清稅業有請矣公曰尺籍不可稽也蔓延瓜及吏胥得上下其手因緣爲奸害可勝言當事者銜而奪於理公出矚之曰此強項令也寧強項也容悅乎哉事遂寢公下車七載一之歲肅而教之二之歲惠而安之三之歲富而樂之然後青衿向訓黃髮履理豪強斂跡黠吏屏息惠行爲膏

雨令出爲清風閣境之人安土樂義而不知安樂之所從來四善三最何多讓焉古之爲政者先諸人後諸己今之爲政者豐於家儉於民公所得俸餘悉藉以佐公事而自奉卑約敝衣羸馬有爲寒士所不堪者公處之淡如也辛卯春公以太夫人憂去圖書而外無長物廉可知矣邑之人徒跣號泣若嬰兒之失其哺母丐於大府願借寇君一年甦我婦子不得所請乃相與建祠設位而尸祝之其猶甘棠之遺意耶記曰有功德於民者祀之鄉先生歿而祭於社禮也

歲己酉邑罹陽侯之厄公祠在巨浸中凡三日夜邊牆倒塌宇木將摧余目擊心悼亟思所以維新者邑孝廉賴君元臣公舊知也過余曰舊地卑濕易生蟻今學署前空基爽塏可免諸患盍遷之余曰唯唯爰鳩工庀材越月而工竣維時僉謀合志者爲賴君及諸紳士而費則余一人之所樂輸匪敢獨爲君子亦仰體公之盛德不欲以身後遺累我父老也

郡侯靳太公祖講院碑

士民公立

講院何自始乎自斯民之愛戴始也蔽芾甘棠

詩志之矣箋詩者曰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云後世踵事增華而講院以典用志甘棠之遺愛蓋自昔而已然矣因思渤海潁川之循良召父杜母之慈愛漢治最爲近古至覽文翁之化蜀范甯之興學則又彬彬文治焉其他清白之四知蒲鞭之寬厚本薤孟水之明察各擅一長求其兼總條貫則得全者實難若我郡侯

靳太公祖衆懿悉備真有度越尋常萬萬者當其理事臨安業隆治具有光 大翁之銀臺競爽

大兄之河渠矣某等猶未身被其澤也迨帝心簡在五馬蒞庾

聖天子固以知人爲安民而公 卽以安民爲報

國其爲治不在多言一以安靜惇大爲本藏精明於渾厚寓慈祥於法紀因民之俗順民之情務期與民相安而行所無事所以庚辛年來城垣修葺而言化以崇臥虹重新而蹇涉以濟文成祠復而學本致知道源聿興而教宏德造四邑均被之澤也至於敝邑南康幘幪宇下爲士民耳目所覩記耿耿不能忘其人者蓋有可攷舉

焉乙亥之秋旱魃爲虐 公力請蠲賦旱不爲
災歲比不登民有菜色 公通商賑濟民不知
饑雖富弼之知青州不是過矣乃若法飭兼并
則定經界以戢豪強彷彿少卿之理亂絲也禁
止錫穴則屏驩聚而嚴保甲依稀乖崖之弭未
亂也至於量戶審丁陋規悉革緝捕迯人不事
株連又其餘事耳旣美循良兼崇文教是以政
績茂異

聖天子臨軒召見特

賜褒嘉擢副使理漕政他日入爲公輔出秉旄鉞於

南康縣志

卷十六

藝文碑

十八

以黼黻

皇猷盛德大業直與周召爲匹休寧止與文范龔黃
名杜諸賢同日而語哉昔司馬溫公稱鮮於侁
爲一路福星今南安福星舍我公而誰度嶺峩
峩章水洋洋我公之德山高水長士民有心其
又何時能已哉於是名捐已資購地建堂爲公
講院因採口碑以勒石用垂永久當不使名伯
菱蕙獨擅千古也

蕭太守去思碑記

督學使 李鍾儔

雍正五年丁未余自翰林奉

簡命督學江西七月校士南安郡抵郡日太守蕭侯
膺

特勅陞江藩叅政報適至郡人歡聲載道咸喜太守
獲

優擢爲異數試竣過所屬之南康邑紳士耆老隨縣長
出郊勞旣餞進而請曰郡侯蕭公治吾南安歷
五考績四邑賴侯廉守清撻咸安樂利而厚澤
深仁於康獨渥今榮陞將遠我矣民思其德政
不忘願得太史鴻文紀之表循卓以信今傳後
非特永康人之思抑以備他日史館之采擇焉

南康縣志

卷十六

藝文碑

九

余惟南安江省最上游郡去京師遠甚余自登
第讀中秘書未嘗交外吏且家世閩中宜未知
蕭侯然閱江省計疏列蕭侯政蹟至豫章聞諸
大僚之稱許輿頌之流傳乃睹蕭侯之全蕭侯
美爲政者五其所不可及者三餘卽更僕未悉
也郡故巖邦士氣久不揚自侯蒞任謂學校爲
育才之地凡所以興賢造士之法無不周且念
南康糧賦居郡之半學額不列大中歲科取士
未免遺珠滄海幸際

聖天子覃恩作人凡在最盛之州縣學額悉許陞改

侯遂以南康及大庾並請廣額蒙

恩俞准由是士彬彬嚮學此作士氣政之美一也南康以賦冠四邑舊例郡守到任凡修府署備儀仗供應所費不貲悉倚辦於康現役不堪其苦惟侯入境卽廉知康民之艱概行豁免以蘇康人在郡十有六載並未勞費里民一草一木此寬民力惜民財政之二美也康地粵人雜處訐訟因以日繁侯嚴誣告禁越訴每以息訟安生爲質成者勸卽不得已受詞大者庭訊立判小者行所屬受其成人不能欺案無留牘政簡刑

南康縣志

卷十六 藝文碑

三

清從不僉差騷擾此過刁健平訟獄政之三美也郡境多山少平原沃野歲入不支而民拙樸不知治生或遭旱歉輒多菜色侯則諭民吉凶節省以裕益藏近復社倉良法侯飭所屬實力奉行民獲其益遇歲稔穀貴預請開倉平糶以紓民急復勸富民量力輸賑故歲凶不害此留心荒政四美也郡之叢山遠谷諸不業者偷淘其中或無所得食輒出竊掠侯嚴巡山之令奸無所容康熙乙未歲隣境漏網奸民潛竄康之北鄉謀糾黨爲祟民間風驚避侯密捕首惡立

斃之姦萌遂絕每申嚴保甲以清盜原雖孤村僻落人皆安枕此弭盜安民政之五美也侯襄平人少登仕籍歷治通邑大郡所至著能吏聲南安地狹民稀藉令喜事暴施焉用割矣惟侯因地制宜不逞才不作威清淨而民化境內自安其不可及一也人情莫不競豪華若太守養尊處優分亦宜然乃侯清心寡欲雖垣頽屋漏處之晏如也出則敝帷不更舟行彩鷁不御一以清儉自持其不可及二也江省計疏每上必首最蕭侯皆加級紀錄假令政怠於成其何以

永終譽惟侯寵辱不驚慎終如始今榮荷

主眷擢遷顯秩悉夙夜匪懈之所致人不可及三也夫政寬民慢政猛民殘觀聽望深爲郡良難五美而有一焉足以垂矣蕭侯兼此悉備豈不卓卓乎哉而况持之以重出之以平有而不居久而勿替此民人社稷之依也故宜所居人服所去人思世之紀政者紛紛也必如斯而後非具文與余更有爲康人幸者蕭侯雖自此爲

國霖雨潤澤天下不僅霑溉一隅然今甫叅江西藩政南安近在宇下侯視康民如依膝前其所

以莫安而生全之者視昔必有加無已夫何遠哉都人士若諸父老謝曰善信如太史言吾儕無以爲報第日望憲府歌臺萊祝無疆而已矣余謂康人戴德不忘古道且淳風也樂爲之記俾勒諸石

郡侯游公德政碑記

進士 蔡韶清 邑人

山諸侯之國其氣磅薄鬱積積之既久而不能自達則必有大人先生導迎善氣以疏滄其地靈又必其人之性情學術根底盤深於數十年之先夫然後所居民樂所去民思蓋道德之光溢爲經濟誠無不動非偶然也南郡自周程過化風氣漸開後之官斯土者德業聞望卓然可紀若王新建張東海尚矣我

郡侯游夫子蓋接周程之傳而衍王張之緒者也公守郡十有九年政通而事舉如恤災墾田築城及橋溺女銅婢有禁疲癯殘疾得所養凡諸美政皆利可百世民亦以此頌公而公之精神意氣所爲周浹旁皇綢繆繼緒於不容已者獨汲汲於學校人材郡有道源書院創於宋而圯於水公蒞郡他務未遑卽屬邦人而告

之曰古者井田與學校密相維繫自井田廢而
學校僅存養士不贍教將安施惟書院豐其廩
餼董以師儒舉井田學校可以兼之所繫不綦
重乎爰卽東山之麓闢迺舍增迺田萃士之秀
者優游饜飫於濂洛之學嗣是而南康而上猶
書院並建悉如郡制嗚呼盛矣夫有學校而後
有人才有人才而後有教化教化隆於上則風
俗茂於下 公所望於吾郡者厚矣哉且夫舉
事先其所重爲政不可無本 公早歲博極羣
書學有淵源歷郎署十年益博綜

朝章國典慨然有志於天下宜其所見者大且遠知
吏治之不可苟且焉士無賢不肖望 公若高
山大河卒莫能窺其底蘊然讀其文穆然而清
觀其容溫然而厲精神見於外其素所蓄積然
也夫亦愈知治矣誠至者治不難而自化自
公抵郡而人文日起則積厚而光氣運且陰受
其摩盪本之足恃固如此南康民愛 公如母
士親 公若師乃者以乞休聞詰 公籲留
公勿許請於上臺而 公志堅甚不可復回無
已竊附古義遂以書院爲甘棠伐石表庸於其

廡蓋書院自荒度以迄落成 公竭經營底厥
績酌水思泉數典固不忘其祖也縣大夫師儒
以下趨厥事者若而人謂清爲 公監試所舉
士且充山長宜有記於是小子清再拜而言曰
選讀郡宦績志至濂溪講學掩卷低徊久之謁
陽明祠登正氣樓喟然曰大丈夫當如是及見
近世才吏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又
怪施於古胡不宜於今昔之所見殆非歟接
公治狀急其所不責且惟恐不及甚矣士各有
志也人心之同曠代相感後之有志於用世者

登 公之堂能無低徊於此碑也夫 公名紹
安字心水福建福清人成雍正癸卯進士由

盛京刑部郎中出守南安充江西戊午科內監試
云

二賢祠碑記

南康知縣 鄧 蘭

縣北去城不數武有山嶄然曰九日山有寺寺
之西南隅有祠邑人所建以祀前宰閔公者余
與閔公前後相距五十有七年其吏治之是非
得失余固未嘗知也然跡其所建流風善政已
窺見一斑矣昔朱邑爲桐鄉令邦人慕其行邑

死爲之立祠起冢董誥宰須昌人服其廉爲之
生立碑亭蓋凡有德於民者多遺愛之建樹所
以志不忘也公之得祀於南康也其亦與桐鄉
須昌相爲先後者歟凡物倣於氣數不能永其
傳轉移之道則存乎其，故屯與蠱皆有亨之
機胥是道也余甫下車登九日山寺見祠宇傾
仄頽然欲圯徘徊久之擬欲卽爲重新而所費
不貲恐難卒辦故姑待之越五年政通人和曰
可矣乃擇里之首事郭宏謨蕭培宣王聘賴雲
臺等謀爲修葺四君起而請曰是祠之巍基雕

礎夸爲瓦礫荆榛非一日矣而一官傳舍竟無
有片言及此者公獨慨然有志興復此固前賢
之幸而亦吾康之幸但吾康所營建者不一而
足前太守靳公固二千石之良也撫綏四邑其
績實多而有裨於吾康者爲最吾康之人食其
德而愛慕者業已卜地于城之東門外立祠以
奉之因地近汗池水潰土崩頽廢無日矣夫靳
公之賢與閔公等興此廢彼非制也兼而營之
力不能支吾思二公生同時仕同方死而同祀
意者亦可乎余曰善爰相與鳩工庀材仍其舊

制而擴之崇其棟宇峻其墻垣綢繆其牖戶百堵皆作兩匝月而煥然改觀白雲青山彷彿藩籬丹城綠野依稀屏綉竹林茅舍宛乎柴柵名花鳥語儼然供奉舉大地之所布皆祠中眼前物也視昔之頽然於叢林祇樹間者其相去爲何如耶祠成卽以是秋妥二主舉釋菜而合享焉遠近觀者莫不撫今思昔低徊留之不能去吁山空地冷寺古亭幽春色秋光清風明月二公之靈或呼之而欲出

邑侯鄧公去思碑

蔡詔清

凡方岳監司大官下逮郡邑吏任滿拜除邦人士必遮道扳留塑像勒碑刊陽木斲貞石相勸惟恐後者往往然也其事倣於甘棠厥後遂沿習爲例而總之不離乎愛慕者近是余邑侯

鄧明府蒞康六載邑政治辦考課第一今改調內召去時合邑士民咸相與謀爲志其績曰周官以六計弊吏冠之曰廉蓋廉其本也侯之來署吾土筐篚不登於階苞苴不納於室其爲政也恩威並馭其於先王六計弊吏之遺意蓋不相戾雖古之誦神君慈父者不是過也 侯雅意作

人甫下車時見邑東郊有書院未完繕旣漸經
營之殿其堂邃其室峻其牆垣丹楹刻桷而復
構亭臺以恣遠眺鑿池以通活水聚一邑之人
文肄業其中而膏火之供未之或匱 侯公餘
必履其地取課藝而甲乙之復自出其所製以
相質觀者皆嘆服而又重新義學以儲邑之秀
良子弟延師課讀五載弗倦科歲屢試以五經
拔童子科者皆吾 侯所培養而成之者也而
又善於方輿縣北九日山固康之屏障也山有
寺創自前朝漢壽亭侯暨其先世追封之廟在

焉日久漸頽吾 侯至謁廟見其剝落殆甚乃
與鄉人士郭宏謨等謀爲修葺不惜捐金鳩工
庀材幾匝月而土木告成邇者神得所倚人得
所藉且因是以固吾圉者莫非賢 侯之賜寺
之側有前宰閔公祠向爲垂永今則蕩然墟矣
吾侯目擊心傷慨曰補弊興廢吾之責也前賢
遺愛忍令其瓦礫荆榛乎亦出金締造與山寺
之廟貌並新更迎前郡 侯靳公之主而合祀
焉邑城南有馬頭所以利舟涉緣水勢衝蓄漸
頽圯 侯相其地宜知不可已乃命匠伐石修

築堅若壘壁城垣固而居者安士民聚觀共悅
且嘆曰壯哉吾侯之功莫大焉吾康路當孔
道地多山溪春漲秋霖時所不免非有橋以通
往來其厲民也實甚嘗按其地之有橋者悉遴
幹才董其事而親爲之指授加椿埽以固其基
培土石以平其陷欹者支之窄者擴之尤念一
邑之務志乘爲最我侯閱康志之殘缺慨然
以修理爲己任凡山川風俗職官選舉井井有
條今雖剗刷未成而綱舉目張固已燦然可觀
他如整飭更張吉祥愷惻不可枚舉甚矣

侯之大有造於康也我邑何幸而得此良司牧
哉惟是南山片石可以樹美雖則謂隋秦王之
戒子弟有謂人苟有美行但求垂名青史足矣
區區爲他人鎮石何益哉以至白樂天之記麴
信陵也孫可之之書何易於也詩不過短章文
不滿尺幅至今人誦慕不衰若夫炙枯竹汗蠹
簡期有聞於後世也石固不能言雖然甘棠之
愛聊以志邑人之公論侯名蘭字非伍號醒
心粵西全州人領雍正癸卯科鄉薦蓋世闕云

事有關乎一方之急務而乘時興舉可以挽久
錮之澆風救相沿之薄俗者則必竭吾心殫吾
力以圖其始而不容稍涉於因循如康邑建設
育嬰堂是已乾隆癸酉冬予謁選京華授江右
南康令因向江右之客京華者詢南康民俗客
或爲予言康邑民氣古樸風俗猶爲近古所迷
溺而不遷者莫如溺女一事君旣任後幸除之
予聞之悄然悲曰噫嘻虎狼尚不食其子何人
之無良至此爲之不憚者彌日甲戌夏四月抵
境留心察訪知此風尚未盡絕蓋錮弊之中人

久矣欲革此弊非建設育嬰堂不可而嬰堂之
設又需費浩繁是以前令雖經奉文建設旋以
經費無出中止嗟乎蚩蟻雖細亦且貪生赤子
人井咸知憫惻則此呱呱者甫兆生機卽登鬼
籙其可哀矜爲何如而漠然不動於心耶我

皇上如天好生各 上憲情殷保赤凡各府州縣咸
令建設嬰堂欲使民無夭札予不敏承乏茲土
不能奉行善政而聽此始生之嬰穉淪胥莫救
是一家之父母旣不能生之爲民父母復無術
以生之其曷以廣布

皇仁承宣憲德乎哉因捐俸百金并設法勸諭邑中
好義紳士謝恩薦王聘等共樂輸銀若干兩租
穀若干石購得房屋一所建設育嬰堂於邑之
北關隅前後二棟共計大小三十七間酌僱乳
婦給以工資源源收養經始於乙亥之冬告成
於丁丑之夏但康邑地僻民貧捐輸無幾以故
經費不敷諸事草創心有餘而力不足深用自
愧然使後之宰斯邑者善爲經理於以恢廓規
模斟酌經制充予心所未逮廣予力之所不及
是則予之厚幸也夫

南康縣志

卷十六 藝文碑

三

康邑掄元堂公置田產碑記 賴相棟

漢初詔舉天下賢良方正飭郡國延聘敦遣有
茂才異等者中二千石必親勸爲之駕厥後或
安車蒲輪迎至京師或偕上計吏赴選舉要皆
體道路之修阻而厚爲資藉典至渥也我

國家籲俊登賢三年大比賓興計道里之遠近以
給舟車之費四方之士輻輳並集成忘跋涉艱
阻誠

朝廷愛士之盛心也夫設科選舉尚存禮聘之典况
誼切桑梓其傑出之彥足爲鄉邑光者不交相

推獎以成何以見崇德尚賢之美意哉是以世家大族每各立公產遇鄉會試科量力分給洵稱一鄉善俗然家自爲政合邑並無公業未能一例相同壬申歲康邑修理

文廟學宮都人士踴躍樂助完竣後尚有餘費家議卽將此費購置公產以爲每年續修

文廟及鄉會試卷資之用咸以爲然爰定厥章程勒諸碑碣期爲久遠之計斯亦尚賢之雅意歟夫士人矢志遠大釋褐登朝原欲建立勲名不負生平學業豈計此區區小費然爲一鄉所期望

南康縣志

卷十六

藝文碑

三十一

而樂爲勸駕上進之心宜加奮勉而我

朝重士之典又與西漢延聘敦遣後先媲美將見青雲可梯吾鄉扶搖直上者踵相接也第事當善始全終必積年續置日增乃克有繼是又有望于後之董事者焉

南康縣志卷之十七序

感恩祠集序

即陽明王公生祠也

賴 驄

天子十有二年丁丑春詔以大中丞陽明王公巡撫江湖閩粵四省屬專以平寇爲急至之日開府於贛悉檄藩臬重臣暨屬吏白二千石以下有謀畧者與議議定然後從事不急攻不緩縱養吾必勝之威待其必潰之勢從容于庭戶之間而威靈氣焰已騰於溪山千里之外矣越秋公遂親往不憚其勞由是衆皆感激爭先趨赴一鼓而破之執訊獲醜盡平其地百十年盤據之窩所恃而禍吾

南康縣志

卷十七 藝文序

一

民者至是悉除非素有定見定力者能如是乎功成奏凱道出南康邑之父老子弟迎於草野且稽首言曰往年寇賊出沒無常攻陷我城邑剽掠我鄉村不幸而死者無可控愬幸而存者恐不知死所矣今者何幸得觀天日誠生死而肉骨也旣舞忭而喜因追感而悲如赤子之見慈母遂相率請公像而祀之公不可而民不已又相率請公府固請之公愈不可而民愈不已乃得畫工之良者於攀號固請之餘竊視而熟察焉歸而貌之頗得公之外者而公弗能禁也像成卜地於學宮之傍祠

焉拜祝有堂牲庖有所籩豆滌濯之具備於民
者有常規模鼎立當與學宮相悠久矣夫公之
勲名在天下德業在朝廷天子嘉之史官書之
銘鼎彝被聲歌光昭百世又豈係於祠之立與
不立哉蓋民固常懷懷於有仁吾民幸而同時
者得拜公於道次而慰所懷後吾生者樂樂利
利於百世之下食公之賜不識公面豈不致憾
於我乎是祠之立所以繫吾輩之思亦將以慰
後世之思也祠成而士民歌咏之聲颯颯洋洋
彙集成編聽謹序以弁其端云

南康地輿圖序

申綬芳

余嘗遊覽天下山川之勝蜿蜒闔關結爲都會
鄉鄙繡錯雖廣風氣罔同北地平少山江南則
山水秀麗南康隸嶺北界東粵之交此非古稱
巖邑者耶舟車輻輳俗囂而土沃迨宋元改革
之際戶口井屋盡耗於兵匪僅今日四境荒煙
已也余受事以來夙夜經營安集一二遺庶與
之休養誠以創業之初天地復元山川且效靈
焉將見人物勃興肖形而蕃矧新朝以天下爲
家寧獨百里凋殘不被休澤哉嗚呼當昔全盛

人肩相接屢開撲地乃忽一朝殘破觀世變者
能無興亡之感耶披覽斯圖應知首開牧民未
易勤厥職也

鄉賢嘉會叙

賴資遜 邑人

鄉賢者古所謂鄉先生歿而可祭於社是也鄉
賢後裔會者本支之所衍崇德象賢而後人不
忘追慕如鳧鷖既醉祭之明日又有釋而賓尸
之樂是也吾鄉自宋迄明五百餘年所崇祀者
不過十有五人可謂難矣嘉靖癸巳乃立祠肇
祀迄今享祀亦百年而私祭之禮向未舉也迨

壬戌秋祭有司頒胙會長蔡君南奎欣然動念
進同會諸君曰我列祖功德懋著顯於當時榮
於後世春秋享祀無窮有司既知所重矣吾爲
子若孫而食其報者獨不知其所重乎諸君然
之曰善哉公之義舉也遂歛銀生息而爲私祭
之舉有會長蔡君少壑特善丹青爲一時名手
又繪羣祖之像而裱之爲長久之計每祭約於
頒胙後集同會者設祭於家祭之日有燕燕之
時有樂一時少長咸在循循雅飭藹然揖讓於
一堂之上如家人父子真盛舉也吾輩果能因

祭以孝因燕思親因樂思和由長而幼由始而終無少變易則神人胥慶令德世求豈不燦然爲嘉會乎苟一有弗備安能保其久而不變哉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又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然則永思之孝多福之緩願與同會諸君共勉焉

南埜鄉賢嘉會錄後序

蔡一清 邑人

歲庚寅冬余南埜鄉賢嘉會錄刻旣成帙仰峰王君任通少山賴君資遜叩余叢桂山房謂余宜有言序諸末簡余曰嘻二君所以叙祖德暨

諸鄉獻當年肇祀之自與夫今日置業瞻祭之田亦旣言之詳矣一清復何言哉雖然茲錄也一以彰祖德一以昭君恩一以叙少長一以敦友誼罔不具焉是不可以無言夫彰祖德孝也昭君恩忠也叙少長弟也敦友誼信也一錄之設而孝弟忠信之道罔不具焉茲錄之刻所以不容已也則嘗誦詩而得之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又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願與同會諸公以孝弟忠信之道共勉諸身而無忝厥祖則景仰之志切修德之心殷庶可稱嘉會而祀典

亦永有賴矣二君復謂余曰子之言遠矣他日
史氏必有採而錄之者而豈曰私祭無關於國
典哉

送郡大夫龍谷王老先生入

覲序

祭酒姜寶

昔孔子謂君子不器又謂君子可大受不可小
知竊以爲器者局於用之謂不器者不局於用
周於用之謂而可大受不可小知者則猶似局
於大小爲用而未能周於用之謂也嘗因是疑
其說有不合旣而思之又竊以爲不器自君子

南康縣志

卷十七

藝文序

五

言可大受不可小知自人之取君子言以君子
用無不全而人之取君子者不當求其全於用
如此也然則聖人之說未嘗有不合而君子者
可大受亦可小知誠周於用非局於用者矣此
不但今人所難卽當時亦謂難得而見此孔子
之所以嘆也今人中若我郡大夫龍谷王公殆
所謂其人歟公自倅姑蘓來守吾潤也初聞潔
廉自守能幹濟成事功又能堅持法人不敢以
私干請如是而已不謂公能進於是更遠大而
不可量也先是歲造當與直及商販木過江由

聞者例有扣入之資且千金名克公費而實歸私橐蓋從來然矣公盡革不取釐毫人以是稱公廉公謂故已然劄非自我是廉而不欲有廉名也郡中有謀不軌者跡已露事未舉也公勦捕其黨而消弭其芽孽屹然能定大亂於聲色不動閭臺司欲當叛逆也又能執不可具奸黨獄以上能保全千百生命以免門誅而口未嘗言功有定亂功有保全千百生命功而皆不欲言是也文武生今年舉賴公得舉者額溢倍且半公實有文武才能身取士人方爲公稱盛公

矍然不自以爲盛也夫公有三大美而皆不居如此古所稱清畏人知者非公歟古所稱無智名無勇功者非公歟噫嘻公則信可大受矣若欲以小知公亦未嘗有不可也蓋公自聽斷箋奏以至利弊之興除自期會簿書以至米鹽之靡密無一不躬親亦無一不精明而詳盡也然則古所稱矜細行勤小物者又非公歟人知公可大受可小知可當君子之不器能若此然不知公之所以能若此以得之學問之力居多也公鄉里先輩有念菴先生者嘗講聖賢經濟之

學而公及其門實能爲先生高弟則公平日所得於先生者深矣以文學之長施之於政事此固孔門偃商求由之所不能兼而公能有之者歟於乎公在今其真人所難能今方求才之時大計後尤求大才以大受之時也非公其孰能當此選歟子師荆川先生與羅先生爲道義友兩先生門人亦如通家子道義一脉每相通予幸以此受公知亦自幸知公于公之行義不容無所以贈而邑父母紫亭甘公適亦以此請於予尤義所不得而辭也遂忻然書諸卷令持以送公見公之學有所本故能周於用稱不器以異公大受於將來敷布遠猷確有徵於天下不
僅虛美於語言云

代虔守薦陽孝本狀

楊時

臣猥以菲才謬當郡寄竊惟事君之義莫尙以人而不祥之實蔽賢爲大苟有所知臣敢不勉伏見郡有處士陽孝本學富行純爲輿論信服曩遊京師一時忠義之士多從之學程祿不完飯蔬飲水而束修之饋悉以市書捆載而歸自晦巖穴不求仕進鄉閭故舊憐其貧協力周之

非其義不受也此雖古人操履無以過之當路
柄臣亦嘗論薦然久未蒙旌擢伏望聖慈不以
臣言之輕特加收采錫之一命以稱朝廷尊德
勵善之實

陽玉巖遺翰序

江西 撫慰 郎廷極 廣寧

自來志節之士何地蔑有又在上之人揚闡其
風徽則人心有所激勸知以廉耻相尙俗美化
淳由是而致南安之屬邑有玉巖山者爲宋陽
行先學錄隱居處學錄清標亮節卓然人宗楊
龜山代爲刻薦東坡及蒲傳正並有贈言至今

南康縣志

卷十七

藝文序

八

奉祠俎豆此最其彪炳者也陽氏嗣孫復集玉
巖遺錄一編則學錄自著詩若文大觀朝誥勅
二通與歷代名公題贊皆在焉世人第跂仰學
錄芳型亦烏知數百年來嚮慕而誦說之者若
是其深且長乎海寧陳子六謙來守是郡下車
伊始得此於學錄後裔特重鐫之求予一言爲
引予觀今之爲政者率急於簿書期會而於教
化本務畧焉不講是編實可以風世勵俗懦者
立而頑者廉非徒取其文詞已也自今以後學
錄行誼歷久彌光且舉昔人不甚著姓名與夫

未傳著撰亦得流播人間堅守表章之功洵不可少哉

陽玉巖遺翰序

江西楊濃

士君子出膺民社匪徒皇皇以簿書期會爲務
凡至一邦則必訪求文獻放失者網羅之幽滯
者闡揚之於以鼓勵末俗推廣教化其所關正
非小也海寧陳君香泉以畫省望郎一麾出守
初得黔之石阡再補豫章之南安甫受事卽謁
濂溪道源書院登鐵漢樓憑吊劉元城張無垢
兩先生之遺跡慨然欲修復之過南康得宋國

子博上陽萃本行先玉巖遺翰於其裔孫某卽
爲較刊行世香泉旣自爲之序又請予文弁其
首余惟學先修德政貴端本夫行先之在宋隱
居著述不求仕進迨楊龜山先生代郡守草奏
表薦於朝遂以八行見徵璽書褒美旋卽解組
告歸居玉巖以老比東坡先生自海外北還過
嶺相遇賦詩贈之且贊其像非行先有過人之
德其能致名賢引重如此耶宋元以來官斯土
者欽崇雅範類有歌詩序記以表章之其子孫
錄而藏焉然歲久漸晦寢就湮沒矣香泉至郡

汲汲於興廢舉墜而首以行先爲標的則其政之所重亦可知矣西江素推理學文章之藪如行先者當不乏人安得風雅好事如香泉者數輩參錯其間相與發潛德之幽光樹後來之儀表若賈長沙所謂移風易俗者咸於是乎在豈徒流傳辭翰而已哉余甚樂香泉之有是舉而復颺言以爲天下勸

重刻玉巖先生遺錄序

南安陳奕禧
海寧

上君子讀書懷古當以立身爲大其有顯揚當世展施廊廟亦顧其品節何如至於不事王侯

南康縣志

卷十七

藝文序

十

邱園高蹈抱道終身寂寞幽隱而自全吾志此不世之士非可以尋常測識也然不有絕代鉅公齒牙吹噓詩文揚扃幸而或傳者蓋寡不幸而不傳者多矣不傳之人不知其姓名徒徘徊想像於杳渺恍惚之間亦甚可傷焉吾於宋之陽玉巖先生深有感於蘓文忠公之詩與贊也玉巖積學潛修辭藻左丞二年之館穀購書歸隱於虔之通天巖自號玉巖居士當建中靖國辛巳文忠自嶺外北還知其名而與之遊贈詩題像傳刻本集而其人亦因之並傳予從五百

餘年後讀文忠集而循環於胸次者三十年無從考論其踪跡迨謝黔守改補南安竊喜文忠公之所謂陽行先者今乃可得而求也到官一月便加采訊其裔孫之居南康縣明經及博士弟子尙十許輩聞余言欣然錄其遺稿數篇洎當時贈送後人憑吊之作彙成一帙余取而覽之不禁喟然三歎也思夫玉巖之爲人不求知於人而一見知於蒲左丞又見知於蘓文忠又見知於楊龜山遂以八行薦於朝官至直秘閣而非其志也飄然林壑逍遙以樂其天年此其人爲何如人耶隱居以求其志玉巖之謂矣吾聞古之爲邦者謹庠序以考學業舉懿德以立坊表此賢大夫之事也余雖不敏而汲汲於前言往行取此而付諸剞劂者非獨勗勉乎陽氏之子孫蓋欲爲此邦之人士鼓舞而振興之有以感發其心志慎弗謂古今人不相及而拘拘於尋行數墨之間也則余誠有厚望焉

陽玉巖遺翰序

魯琮

有唐諫議大夫陽公城之遠孫曰孝本一字行先天資純正學問博洽襟懷沖澹識見超卓始

作賓於蒲左丞之西席所入之俸非不可以綺
縠厥躬矣則寧捐之以市羣書旣而應入行舉
爲國子博士所列之官非不可以行道一世矣
則寧委之以栖巖谷較其所植之產非不可以
歛遺厥後矣則寧割其三之二以贍庠生以粒
浮屠觀其識趣真足以蟬蛻於塵紛之鞅轡而
鷲立於霄漢之寥廓金玉乎書中之土苴而浮
雲乎身外之華腴視彼重末而外本輕義而嗇
施者其賢否得失爲何如哉宜乎與當軸之左
丞得爲賓主名世之鉅儒得相過從以至或按

事一道與夫專守一城者咸得比肩或稱道盛
德或發揚輝光或贈言賦詩長篇短章高文大
冊可佳也先時雜錄譜牒中茲因公之遠孫請
編次於余余念玉巖名山樂道著作必多且坡
老諸公與遊唱和應復不少乃世遠年湮專集
不傳獨宗譜數篇幸存手筆是猶碩果之不食
宜其後裔奉爲天球河圖之遺已其賦贈記叙
則又因玉巖而有亦以類收入因憶公隱通天
巖時郡守林顏題其顏曰玉巖居士余亦通名
之曰玉巖遺翰衆僉謂旣別爲一集宜成一序

先生幸毋辭余曰彩杖之臨必先之以旗幟使
輶之行亦驅之以弓弩而況於坡老諸公傑作
固不容於不引噫坡公之文作之於百世之上
余今日乃得序之百世之後亦不可不謂之榮
焉是爲序

送王雲主赴象山主簿序

彭漢

南康王雲主將赴寧波府象山縣主簿予携樽
酒至舟中飲之察其志頗抑抑不自得將別奮
袂而起曰昔陶淵明州召爲簿不就躬耕自資
其後爲令卒不能爲五斗米折腰而去士君子

南康縣志

卷十七

藝文序

十三

磊落軒天地安能隨人俯仰與世浮沉博此斗
升祿乎予謂簿散官也署閒庭也雖俗吏而無
吏俗之拘苟隨其地植木種竹日哦其間高固
依然存也君固依然存也一行作吏實與隱處
者無異君又何必效淵明之去而始爲高哉往
矣若予者簿書鞅掌日奔疲而未有已實不能
無愧於高士也

送明懷英主簿告休序

于振金壇

官不論崇卑要以隨分盡職仁民愛物克行其
所學如吾邑佐侯明公懷英老父墓先生由武

寧學博改任茲職蒞治之初接見紳士翩翩然
有儒者風僉謂儒者必不諳夫吏治及其佐理
政治寬者伸曲者罰事事井然遇人犯法當責
先生猶勸諭再三使其遷善自新於是訟爭日
希民還醇厚一時風移俗易咸稱賈父來暮屢
署縣篆徵收一切俱悉心經理戊午予邑被災
先生親爲查勘辨賑不使胥役家人舞弊無濫
無遺使災黎得沾實惠蒞任數十年來未嘗忤
上官疲民力兩袖清風真慈祥愷悌君子也於
此可見先生之治功有以行其所學耳且聞先

生家居時事親盡孝與其兄思位先生同稱孝
子與人交久而彌敬遇人有不給不惜解囊囊
盡猶無德色鄉里稱之爲仁人長者以予觀先
生之愛民行政真無忝夫仁人長者之稱也今
也口碑載道京師內外咸聞仁化已未推陞甘
肅按司照磨檄下合邑士民爭相蹙頰以爲吾
邑去此福星欲具呈 上憲請以陞銜留任先
生聞之愈難自己因思急流勇退賢者之事吾
雖不敢望賢者今將七十亦當解組歸田庶無
誤官事故決意請休 上官亦嘉其賢能將保

留江南陞用因先生固辭遂從其請夫高士不
爲主簿而朱子亦曾爲同安主簿意在行其所
學不以爲卑先生既倅吾邑陞用又弗屑就蓋
壯盛義當宣力邁年義當歸田若先生者其進
其退可謂合於古矣夫豈以卑位自域也耶今
榮歸士民餞送哭泣予待罪史館不克親與其
盛因思古人於良友之將行也非徒爲燕享而
已必贈之以言因掇其概以贈先生 諱思傑江
西南康縣人

送明教諭辭卓薦序

廣信太守 陳世增
陞嶺南道

南康縣志

卷十七

藝文序

十五

余啣

命來守廣信惟以率屬安民時自凜飭屬有教職一
官專司課士士習端而民風以正所闕尤非淺
鮮非得有體有用之名儒以膺斯職何以使風
會之蒸蒸日上乎上饒教諭明君東陽世爲南
安屬之南康北鄉人幼卽以孝友聞於鄉讀書
不專事科舉業日究心於聖賢脩齊治平之道
故其所爲詩古文詞無不洞達原委己酉舉於
鄉壬子乙卯兩科應聘江南分校文闈所得皆
知名士丁巳授今職至則倡明理學與諸生勤

相砥礪饒士爲文舊涉平弱三十餘年未錄鄉會君則起衰式靡示之法程一本先正自是文風丕振獲雋者多學祠漸卽頽廢君爲設法修理更捐貲創建學署使後來者免賃廡之苦亦義舉也郡有紫陽書院士氣頗不振授予延君爲掌教七邑之出其門者莫不爭自濯磨其歸大雅一時人材輩出咸謂望而知爲胡先生弟子也乾隆八年郡饑貧民間爲攘奪余檄君往撫上饒興安廣豐三邑民君乃勸富者貸其鄰里民固素仰君之教化無不肅然聽命而貧者

且爲富者相守望矣事竣爭置旗傘留愛君固辭三邑士民走轅以其勞上會計吏余特爲卓薦應陞邑尹君以願赴禮闈不就其不安於小成如此且夫人之能文者未必其行之素優優於品者未必其才之可使至求才於教職之中尤多日暮途窮之士率迂拙苟且以克位士氣不勵民風何由丕變也若君之學足以淑世才足以有爲而復不孜孜於聲譽不急急於通顯倘所謂有體有用之儒其在斯乎可不謂賢乎抑余又聞南康爲周程子及王陽明先生過化

地山川秀傑，生偉人君，始鍾其靈而起者，由
此從容涵養，何難直探良田之圃，與紹伊洛之
淵源學術事功，必底大成。繼美前賢矣。君勉
乎哉。吾有厚望焉。故嘉其志而序之。

送白中丞赴內名司農序

舉人

盧大川

邑人

地方千里，文武吏不啻千數，自藩臬而下，悉受
節制，有不在節制之屬者，皆得而糾繩之。官至
中丞，權勢之赫奕，莫與京矣。我

蓋平白公以監司來藩，吾江右

陞辭在途，遂晉是官。甫三年，疏請於

南康縣志

卷十七

藝文序

七

朝乞改散秩，輒報可。於是少司農之命，大川嘗
觀古大臣廉潔自好而功業亦多，可紀獨於權
勢所歸，不能一日釋我公。一歲再遷而得撫軍，
人情所榮，公敝屣棄之。今夫有浩浩之天者，斯
有醇醇之德而介介之操，赫赫之功，特其緒餘，
無足異。譬之大江茫洋其流而淪滌而漩淺而
瀨激而瀾決而瀆伏而潛直而涇止而淵濶而
澤注而海皆其茫洋所必至。大川竊謂道古今
譽盛德，非所以貺我公。故今之所陳者，又有說
公爲政三年，如錢糧之減耗，酌兌却鹽規鑿武

曲隄瑞臨興書院廣解額諸大政皆垂之奕世
永永無壞不以去留異而去之之後保無有畏
法之良民而反爲法受過者乎又保無有遭逢
不幸天降之災遂爲人所禍者乎今嗣公而來
者北平王公亦

聖天子特簡之賢能而民終不樂公之去而猶有所
希於公者猶之赤子方乳於其母忽輟而移於
他母其乳之如故而輟之之時所啼泣而屬望
者固於前乳之母不於未乳之母也夫亦可以
知吾江右之民之心矣或曰公方爲京師大官

南康縣志

卷十七

藝文序

七

德洋思溥將在天下若欲私之非以示公今歲
未鄉試三場之先日遷報至萬二千士莫肯入
場以顛留公農工商賈復嗷嗷於田野市井之
間皆欲私於公也若復以私溷公於去後抑又
私矣大川曰不然詩有之樂只君子民之父母
傳者釋之以謂所好好之所惡惡之父母無不
私於其子從未有非之者豈惟不之非且曰必
如此乃爲父母老子所云合衆私以成其無私
乃公公者又豈不謂是哉公能無意耶

重建旭山關帝廟序

訓導王

元

我

朝祀典之設惟

聖帝與

先師並隆而其廟貌之巍峩亦與並燦誠以忠義協於人心皆足以扶植綱常維持世道歷千古而弗替按邑乘南康故無廟自明末有莽將軍者始建廟於旭山之闕

國朝邑侯閔公諱英琮鄧公諱蘭復重葺之規模始備邑之禱祀者咸趨焉越乾隆丙戌燬於火後之官斯土者因擇其旁之小廟懸像以祀焉

南康縣志

卷十七

藝文序

十九

拜跪趨踰舉步促狹見者每不能無遺憾云洎壬辰歲有晉陵馮公諱傑來撫是邑甫下車謁廟見頽垣敗瓦心惻焉爰捐俸金爲之倡而邑人士之樂輸者鱗集磨至應如桴鼓不期月而廟成計寢殿三間正殿一間殿之前有臺一座爲春秋演樂之所巍乎煥哉大觀在望矣予嘗謂凡事易於圖終難於謀始向非我公以興復爲已任將春秋兩祀體統不尊而

聖帝在天之靈亦未必於我乎陟降矣今而後予爲邑人慶且喜我公之作爲不憚於謀始足爲

有位者風也於是乎書

附重修廟引

嗣因年深料朽棟宇將傾道光癸未年重修縣志合邑樂輸除志書告竣外剩銀修理

隍廟又已落成甲申歲四月二十日即在

武廟起工重修俟功程告成另勒碑詳記廟側

南康縣志卷之十八

藝文雜體

重修大成殿上樑文

歲貢 宋玉朗 永豐生

峻德開天木鐸宏宣子盛代執中紹聖辟雍鼎建
於清時維 尼山啟萬世鴻蒙允矣日星並麗而
洙泗為千秋海岱壯哉雲漢為昭輪奐聿興人文
蔚起茲惟南塾與區實作西江都會襟粵崎而帶
七閩潮迴千頃壯文淵控荆楚而領豫章水滙雙
江秀學海山漫翠浪環寶馬以騰雲流作玉虹並
蒼龍而噴雪桃花春暖借芹藻以生香芙蓉鏡開

南康縣志

卷十八

藝文雜體

一

聯壁水而絢彩觀茲人傑爰鍾地靈堂陳九經
合東壁圖書而並煥樹珍八桂集南宮冠履以
咸升當年閨苑名高攬轡夾御堤之柳他日鸞
坡並占聯鑣看上苑之花遠溯前代之隆益兆
熙朝之盛巍科蚤掇於多士風雲催奮夫羣英仰
聖澤之不光蛟騰鳳起沾 神功之煦育霞蔚雲
蒸雖靈光歸然馨香頻薦於俎豆而洪基弗展
締造更擴其規模乃筦金圖授梓虔諏以良日
載提玉斧定位爰考夫中星虹樑上升邑士胥慶
上樑東翼翼寶宮並嶽嵩千秋雲漢同瞻仰人

文盛在化成中

上樑西秀峰上與白雲齊文筆直揮天漢表姓
字爭看鴈塔題

上樑南至誠原與天地參手闢鴻濛分太極陰
陽合德並兼三

上樑北學海文山深莫測章流萬古碧悠悠光
涵日月照顏色

上樑上旭嶺紅輪高萬丈九天闔闔爛卿雲一
代文明饒有象

上樑下霓虹天矯憑空駕百尺層樓磐石鞏斗

牛高映龍光射

伏願上樑之後山嶽呈秀川瀆效靈攬竹茂而
松苞榱桷常新瞻鳥革而翬飛棟樑如古恍天
梯自瑤空擁出聲諧禮樂三千看鰲頭從瀛海
飛來勢壯河山百二倘臨雍而聽雅奏一新鐘
鼓之音若入泮而揚休譽允煥旂鸞之色邁茲
奎纏煥耀借崑壁以騰輝紫極崢嶸同華嵩而
並峙自此華敷樸棫導文光於四境八埏秀發
菁莪敷雅化於千秋億禩昇平忻邁泰運益亨

明倫堂上梁文

司訓

黃志浩

等水

洛水發天地之藏藝倫敘而九疇演歷山赴風
雲之會人倫察而五典惇是以三代敷教爰首
倫常漢唐論道厥重學校殿闕大成衍帝師王
佐之緒猶水行地堂開明倫釋聖經賢傳之訓
如日中天粵稽往哲啟迪來學田師孟之義方
流光史冊蔡來儀之忠鯁特祀廟廷蓋嶙峋之
英因時而發抑磅薄之氣俟人而興爲理學爲
經濟代不乏人若鼎甲若元魁今茲有待

上梁東獨秀峰高映日紅繡虎雕龍標錦燦班
班濟濟亮天工

上梁南南山聳翠碧天叅彩雲遙幌花生筆策
對臚傳第及三

上梁西蒼龍鼓浪奮雲霓才高倚馬文名盛翰
苑爭看椽筆題

上梁北九日巍峩環翠黛萬仞宮牆起鳳麟直
騰漢表嫦娥愛

上梁上寶馬騰驤高萬丈紫氣凌霄橫北斗人
文蔚起燕京郎

上梁下觀瀾東渡銀河瀉鬢宮鐘鼓奏新聲一
釣而連六鰲者

伏願上梁之後多士胸韜龍豹手握璇璣處囊
出穎發揮皆濟世丹銘探驪得珠剝割盡補天
文石雲橫馬翅搏漆園九萬之鵬風健翎披騰
北海凌空之鷲豫章之奎壁煌煌鹿鳴秋曉御
府之花簪煜煜馬首春風明倫卽畫錦之堂墀
下接天丹桂較書卽石渠之閣杖頭入夜青藜
茅茹連升扶泰運金甌應卜佐興朝天章雲構
五色霞標

南康縣學重建上梁文

黃梅 倪民望

敘人倫而建皇極道在聖經興來學而崇先師

禮嚴王祀廟貌壯一方之形勢俎豆通萬國之
冠裳運起人文政關治體鼎新革故未須多士
之請求起廢興頹斯固有司之首務長吉山人
學非用世誤厠賢科材不通時謬膺民牧願茲
衝邑惟急簿書嘗慙俗吏以自居竊於化民而
有意思樂泮水願揚東魯之休風有恤閭宮令
約南州之佳氣實繁料理爲構材良幸俞允於
當塗更協恭於寮案財經公帑事本人情愧未
信而勞民喜不日而就緒江山化日屬瘴癘之
全消桃李春風正陽和之方泰聳雕梁而柱國

捧畫棟以擎天文史生輝士民有慶敢謂斯文
之有待是爲氣化之當還爰效三祝以兆三元
載償六丁而發六偉修詞爰筆拋果上梁
東 文水朝東萬脉同春浪碧桃花正煖一天
雷雨起蛟龍

西 無數青山作畫圍廋嶺喜傳香信早江南
梅是百花魁

南 嵒嶺山深月色含風送翩鴉懷好韻半林
桑子爲分甘

北 遙望三台雲五色熙寧相業發佳祥九日

南康縣志

卷十八

文雜體

五

山神招可得

上 天邊太乙分藜杖文光透入廣寒宮嫦娥
更剪祥雲樣

下 吟弄周臺瞻過化乾坤利器出錘鑪陶鎔
爲起千金價

伏願上梁之後倫從制敘道與時亨鳥革翬飛
萬里風雲歸吐納鵬搏豹變千年豪傑際奇逢
士心競化文運丕隆山增高而水增廣允惟敷
仞宮牆遠彌光而久彌章具見一方文物氣鬱
鴻磐億世鐘篴歌帝德名題鴈塔千秋桂子發

天香名世崛起生真儒間出希聖希賢之接武報
功報德以無疆萬姓同歡百禱錫極

旭升書院上梁文

書院之中如石鼓如嶽麓如鹿洞如應天亭亭
天下者固未可驟幾文章之士如大士如干子
如大力如文止軒軒入表者豈不容更出茲地
山巒聳秀水木含輝爰構講堂爰推山長巍巍
門闕造其庭然後升其階高峻垣墉非斯人未
易入斯室豁達戶牖春可誦而夏可弦冶鑄英
才剛用仁而柔用義隆文盛事樂育宏規選勝

卜期上梁喝彩

拋梁東秀山尖聳一枝峰筆高醮得天河水翻
起文瀾百丈雄

拋梁西西偏地脉更希奇千山萬山來拱揖定
有國士造於斯

拋梁南南屏尊重尊潭潭理學名儒大器識相
看此地出差叅

拋梁北旭山一帶寒鐵色夜氣騰騰貫斗魁狀
元他日常常得

拋梁上窮經窮到元冥上二十二史羅心胸舉

頭天外時一望

拋梁下章水縱橫經北瀉中有文人如飛龍隨
流直到章門化

拋梁中羣英濟濟坐春風冰壺玉衡懸西序金
鐘大鏞列瞽宗

伏願

上梁之後倚天拔地士皆樑棟之材日異月新
文有堂星之氣自卑自邇如切如磋竚看

御翰

宸章追蹤四大書院王宮帝宇紹衣五代名家按宇

南康縣志

卷十八

文雜體

七

酌金問名納賞

城隍廟上梁文

吳嘯
庠士錢頎

邑有城隍主社稷山川之祀神稱顯佑操善惡
彰瘡之權故治世無間於幽明而有司必虔於
朔望繫茲神廟峙在東郊創建者實惟鄭尹鼎
新者厥有陳侯然以規制未闕觀瞻弗壯宰官
慷慨而率先士民踴躍而恐後遂乃召司空召
司徒大啟爾宇庶幾雖在宮肅在廟寢成孔安
謹諏吉日敢告上梁

上梁東章水滌迴一望中渡有藍田人共濟邇

恩車馬快相逢

上梁南一點青峰透蔚藍最是薰風堪解愠康
衢華祝自今三

上梁西萬家烟火與雲齊滿城一派河陽色知
是梧桐借鳳棲

上梁北羊嶺嵯峨踞阨塞巍巍古塔繫苞桑於
萬斯年真樂國

上梁上寒食清明春風爽舉頭舜日際重華一
天膏露從空降

上梁下饒地春風吹綠野年年方社報土功永

南康縣志

卷十八

文雜體

八

奠坤輿惟大厦

伏願上梁之後鎮撫一方保釐萬姓箕風畢雨
均荷叅天贊地之庥物阜民安潛消疫癘災禱
之變瞻寢廟之巍哉長樂太平胥安枕望歌臺
之綽約同遊熙皞聽吹豳虬簷現瑞鵲尾效靈
騰寶馬兮躍蒼龍地靈人傑襟蓉江兮枕旭嶺
山高水長

元

南康鼓樓上梁文

王元渤

官府昇平重見規模之整頓誰樓鼎建共聞更

黜之分明事係觀瞻人胥鼓舞瞻惟南楚小邑
實據西江上流衣冠文物之名區財賦舟車之
都會四圍川麓湧爲翠浪流作玉虹萬戶農桑
翻盡黃雲纒成白雪地靈所屬人傑尤多詩書
接周濂溪張橫渠道學之源流人物經蘇翰林
陸學士名公之題品九經堂有鳳毛九子簪纓
代代流芳八桂樹應鸚薦八人旗鈴舉舉奏捷
崧降袞衣之上相臚傳金榜之亞魁較於他邦
盛哉茲邑况馭宇據浮龜之勢而鼓樓真氣象
之雄奈鄰寇妄肆鷓鴣張致舊觀轉爲烏有物無

終晦有廢則有興時旣再來不容於不舉翁若
衆工之集依然百尺之高吏民觀聽之如初詔
令頒宣之有地厯厯山城更漏永敢侈萍鄉是
好官員沉沉村落鼓桴息要使洛陽全無寇盜
虹梁上舉燕賀前陳

上梁東獨秀峰前杲日紅江谷窮陰皆鏢退蒼
生盡在照臨中

上梁西西山一塔與雲齊頂頭誰挽天河水盡
洗兵塵無點飛

上梁南章江之水藍太守一從今去後朝

天願早入台三

上梁北九日山墟寄佳跡百年之運一翻新此
後豈無公衮出

上梁上頭邊聽得天鷄唱諸賢攀桂不須梯此
去蟾宮無幾丈

上梁下萬頃桑麻夾禾稼十朝一雨五日風歲
歲豐登樂閒暇

伏願上梁之後朝清道泰時和歲豐公庭惟一
日兩衙鄰境無四郊多壘日長漏永千室鳴絃
夜靜更明五鄉奠枕水火盜賊之無作士農工

商之相安歡聲所在一同好事於今沓至一琴
對一鶴不妨旁人笑馬骨之高雙劍夾雙魚且
爲此邦應龍圖之識時熙帝載敬敬亮天工

敬一亭修築基址記

張烜

敬一碑亭乃今上聖敬日躋述躬行心得之妙
敷繹作箴以教天下萬世者也是故郡邑校庠
咸勒碑以垂永構亭以軌度尊王制也猗歟盛
矣惟時嘉靖王子春王正月烜以督戎移鎮康
邑禮謁文廟因得以縱觀學宮山環水迎竊爲
多士幸謂其得萃養地也迨闕明倫堂北有亭

一區其制陋其爲址特下顧瞻不相爲應觀之則敬一亭也烜曰聖謨洋洋嘉言孔彰固不俟地形以爲顯然而遵仰成式惟高惟明今茲之制謂之曰褻焉可也亟欲加築時以戎務未遑且有待於任事者頃以推官洗子沂署邑篆用以是屬洗子曰沂也敢不盡力遂卜吉董治培土於康河之南採石於山構木於市責典史章永科以程其功措值不以擾民不踰月而亭與基告成高廣稱制更爲築道以便趨仰規模視昔巍然煥然或者謂有合於堪輿培根達脉之

理惟師惟士喜且幸咸鼓舞奮發春日載陽教諭卓光輝訓導劉賓率諸生陽耀賴資錦吳學夔奚元吉輩以告曰是役也其爲奠也久矣鮮有以興起斯文是念者今茲崇飭不謂千載一遇耶非托筆以記托石以傳無以啟諸生進修之志烜曰惟師惟士其達於作新之義者歟夫人身有自植之基亦猶亭之有厥基也知所以培斯亭之基當知所以培吾心之基矣孔子曰修己以敬固聖學始終之基也人心匪敬德曷以聚匪精以一敬曷以立惟敬惟一以培其根

是故敬數五教莊以則也敬以直內弗敢邪也
敬勝怠吉言有戒也敬之敬之以昭鑒也由是
而之焉三綱惟明五常攸敘萬事萬物罔弗貫
徹由是而之焉學惟崇正道惟迪正進德修業
罔或有悖由是而之焉知之必明行之必力體
用一原而遵道遵路之風且將無遠弗届然則
培植斯亭之基固所以培吾人心之基也惟師
惟士朝而登斯亭焉求斯義焉暮而登斯亭焉
達斯義焉思且過半賢才振發蓋有不待言者
不下亭而道在是矣方今聖天子繼統垂訓其
爲敬一之箴遠紹堯舜精一之傳師之所以爲
教士之所以爲學孰能外於是耶是役也於培
養斯文之基實維有焉用書以風有官者

愛理堂記

張以寧

爲敏孰難曰縣爲難何難爾曰近民也然則民
難治乎曰無難縣有令丞簿以父母民也使令
丞簿皆仁其民若父母之愛其子則民亦子於
父母之愛矣上下交相愛夫何難哉雖然記曰
如保赤子心誠求之愛非難誠於愛爲難誠則
仁矣昔者子朱子之訓仁曰愛之理愛言用理

言體體具於心用發於事誠非可以聲音笑貌
僞爲之也辰陽胡君德可名仁德主簿於南康
也甚宜其民民亦宜之蓋其誠於愛民焉已矣
令周君道和名其堂曰愛理丞吳德基相繼其
志其亦誠於協恭同寅者哉夫如是人曰南康
民難治吾不信也

相安草堂記

董佩笈

戊子之秋從弟子音除南康小吏都門同鄉諸
公賦詩以贈余作引餞之明年余奉

簡命督學江右又明年按臨贛郡試畢吾弟謁余余

詢其地利民情弟云相安離南郡三百里離縣
百六十里處萬山中其民樸儉有古風日用飲
食取諸地之所有者而已民皆安堵無恐蒞是
土者無迎送應酬之苦亦無案牘之煩守薄俸
以供薄職甚適也近構屋三楹前植竹後樹桂
旁有小圃顏曰相安草堂黃齏淡飯充腸過野
草閑花信手栽褻衣曳履退思於其中優哉游
哉良足樂也屬余爲記余曰天下事安而已孔
子不曰修己以安人乎今民安汝安此堂也名
稱其實矣遂書以遺之

南林祖印禪寺記

陳暉

南林禪寺於順治丁酉年創始離縣治四十里
乃自康抵郡必由之路予康熙三年春履任在
謁郡侯目擊山路荒僻風景蕭然越二三十里
不見一民居惟山下有藥師亭爲山僧施茶所
得少憇焉問其寺尚在山中向爲榛莽虎窠今
芟闢成叢林也問其僧自稱獅絃和尚由天
台往曹溪因卜斯地而卓錫也問其創建工力
皆資助自遠不從本境募一文一粒也予聞而
心異之既復疑之旋詣其寺山門蕭然梵刹巍

然殿閣連亘谷響泉鳴嵐光掩映觸目爽心及
晤獅絃其貌恂若樸語鈍若訥絕無口頭禪氣
習詢其卓錫所由惟曰亂後憫此方周行爲虎
踞山嶠道路梗塞故發願驅闢以除害利生至
於拮据建寺創始觀成皆不自以爲功坐久乃
以南林景草見示皆卽山成景卽景成吟無非
禪機妙趣然則獅絃之貌吾得而見之其言吾
得而聞之其胸藏智珠洵不可得而測之中憲
范公前守南郡時特顏其門爲第一代開山禪
林蓋誠悅之者深而期之者遠也獅絃果有遠

圖越明年復告予曰佛堂臨山門太促形家亦謂舊向與龍脉不合應改爲乾山巽向予甚難之獅絃曰無難也遂卜吉定向重闢後山升高正殿諸堂閣方丈皆修飾重新不一歲而功成似此法力又誰得而測之予觀海內名勝本於天然聖跡者勿論其他名山梵宇或寺以山而得名或山以寺而益著皆有所憑籍又有通都士大夫從而信奉之作興之南林一荒莽虎穴非有青苔片石足以識其廢興之由又無靈鷲鐘文堪以驗其造作之基獅絃偕一徒子雲遊

偶過杖履飄然杳無憑籍果何所見而結茅卓錫於斯且創建廣大翼傳真印于斯耶抑獅絃係曹溪法派昔天竺僧來自西土解纜過韶州掬曹溪水一嘗卽知爲勝地預卜百餘年後有法王在此闡法者獅絃之所見同不同未可知也惟康邑生民值荒困之餘雖年來生聚欲求百堵皆興尚不可得獅絃創造梵刹計十有六座動費數千緡皆遠藉諸檀柳始終不持一鉢設一簿借福田之說以擾此方民復自置田數畝墾種自食其力仍無所求于人行道往來時

聞鐘聲梵響不絕其稱寺爲祝

國福民道場也固宜是未可以浮屠教槩置諸方
外觀也前司李潤山劉公業有文鐫之碑獅絃
欲予詳其事因爲之記

重建興龍山新菴記

王仁嗣 邑人

縣北了山與旭山並峙前人建造之初改名興
龍山朝代改革菴猶存丙辰變亂又起山始無
菴不獨茲山爲然近城四面有龍潭玉泉蓮花
山嶺下寺眠雲山東山寺無塵山皆古刹也丙
戌迄戊子盡毀於兵燹獨存碑石數片吾大父

龍谷太守劉刑部雙峰先生譔文居多近時公
私取石充用文盡磨毀不得載入縣志古事無
徵而文獻云亡可勝歎哉今興龍山有僧名真
常曾修五總石橋於丙寅春來此募緣欲復興
一菴時遇城中起屋民居猶未復舊故布施甚
少蒙閩邑侯題助更他方募化至次年菴喜落
成僧以菴記丐余文余謂前人爲文勒石非不
欲永久一經喪亂盡凋零磨滅於荒烟蔓草中
矧此菴草創未成觀美則記可無作又因是而
有感於世運變遷近城諸菴寺闕數十年無人

重興唯茲山僧能力募成之使與龍山名復見於今日可不爲之深幸也哉余并記其事後有誌康邑輿地名蹟者當以余言爲不虛云

陽氏宗祠記

陳奕禴

郡屬南康邑有右姓曰大門陽氏宋學錄王巖先生之後也予嘗慕王巖之爲人到官卽訪陽氏之居斯邑者得其遺編洎前後贈送憑弔諸作彙成一帙序而刻之以屬其子孫未嘗不喜厥緒之弗墜猶不愧爲賢者後昆也無何陽氏之明經茂才十餘輩復前而請曰先王巖公之

幽光潛德距今五百年許公不惜力爲表章嘉惠來茲都人士之幸抑亦陽氏之榮也顧今猶更有請者寢廟之所在先祖靈爽之所式憑也陽氏自唐諫議公後由道州三徙以至於南康明宏治間先孝廉公順暨冠帶公興萬始合本支創祠卜吉邑之南關內環章水而枕旭嶺翼以秀峰南屏之勝郡侯東吳吳公汝納備記其規制先人之經畫可不謂之盡善歟乃地當孔道兵燹頻仍本朝改革以來三十餘年間燬而新新而復燬者凡再吾子孫惴惴然廢缺之

是懼以歲之六月聚其族而新是謀今且落成
有日矣願藉公一言光寵其家世其自王巖學
錄以下實嘉賴之豈惟今日予聞之而嘆曰善
乎爾族之人念其祖也今夫宗祠之建所以妥
先靈聯族屬而敦孝思也故君子作室未有或
先於此者忽此不察而棟宇翬飛窮極壯麗唯
居處燕息之是娛是尚爲能重厥本也乎今陽
氏之祠頽燬於寇亂其子孫乃於干戈繹騷瘡
痍甫定之餘經營况率數起而更新之何其勤
也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陽氏之子孫庶幾

其能念之矣祠之基仍舊址終允臧也前有享
堂顏曰諫議木本水源之義也後爲寢室祀始
祖諫議公城配虔南節度公坤國子學錄孝本
祖之功宗之德雖久且遠弗敢忘也兩廂左右
衣冠祭器於是乎在也今而後美輪美奐寢成
孔安陽氏之族洵不愧爲賢者後昆哉余蓋重
慕其先德且以多厥族之能念祖爲知本也茲
之記與前王巖遺編之序均之此物此志矣遂
書而授之勒諸石

事無關於國計之利害民生之休戚縱極經營
宏厥謀畫周密不足以云功亦不得與德言並
傳不朽若北鄉里舍之舉其有神於國與民多
矣鄉居縣之北分東西兩路東隣萬安與贛西
隣龍泉距縣俱一百七十八里南康京粵咽喉
水陸衝要自有明及

昭代歷有差徭供億之繁北鄉離城遠勢難躬應
惟事出錢雇募而在城豪猾藉以居奇挺身代
理名曰保家弱肉漸遭強食保家日富鄉民日
貧其間傾家產鬻男女往往遞見害有不可勝

言者余蒞茲邑熟悉弊源小差盡爲捐除大役
量爲輕減北鄉之民始欣然來縣有役自爲承
充正供自爲投櫃而保家不得漁其利第鄉民
來縣城無戚友之好廬舍之棲惟知保家之可
依而保家又視貧富以爲拒納故單寒之輩率
皆投店宿舖而酒錢飯債之害因此滋起已已
夏鄉人吳子登宣鄧子作舟朱子尚舜周子冕
留心國事軫念民艱適有李在明堂屋一座出
售坐落城北門內綠池坊般若菴之右數子合
議售爲一鄉公舍請命於余余善之又退而謀

之鄉人鄉人大喜鄉有十九畝各樂捐公費銀一十餘兩共三百金其屋價磚瓦木石工資飯食等費俱取給於內經始於是歲冬之孟落成于冬之季計橫六丈八尺計深四丈八尺東至官街右側新闢一街由北而南面西爲大門入爲廊廳爲墀爲堂堂左右爲側房一十六間堂後側屋二間左角爲大廚房廚房之右又爲房一間共計側房一十九十九畝各住一房厨下所用鍋甑碗缸堂房所需抬椀床簣諸物畢備額之曰北鄉里舍且鐫四字於屋牆之磚以志

久遠嗣是而後一年而輪役一次者宿於斯一年而按月輸將者宿於斯三年兩考文武之應試者宿于斯卽鄉之中不平而鳴公庭兩造聽候訊決者亦莫不宿于斯無望門求止之苦有賓至如歸之樂凡憲公於朝廷平寃於閭巷育棧樸於學校消貪饕於梟獍皆於里舍是賴將見國計有利而無害民生有休而無戚自可並立德立言而共傳不朽雖然數子之功同而其中營謀勤勞居多者吳子爲最余爲父母樂數子之有是舉而又不得不旌別之以爲後之勞

重而勤者勸是爲記

南巖記

鎮江姪孫事聖撰
太守

南山邑之具瞻也蒼巖巉峭俯視他山循其麓而上之山之半有巖空丈餘虛明夷敞蓋不減所謂小洞天者吾宗定夫翁自壯迄老寄跡其間一日事聖過之翁入余而言曰丈夫生宇內寄寓謂之逆旅倏忽比之白駒役物者神累隆勢者身危昔人所嘆也某不佞少負遠懷馳心舉業日者乃謂吾數屯終身靡達余遂以命自遣絕意仕進耕釣於大南山下嵒岡峙乎左秀

南康縣志

卷

文雜體

三

峰聳其右旭嶺面乎前章江遶乎下此則吾南巖之大觀也至若雲霞錯布藤蘿蔓延清風拂座明月耀壁野芳馥於四時佳木蔭乎白晝泉潺湲而瀉浪禽翔集而矢音巖冬炎夏歷覽無旣此則吾南巖之景象也日惟載酒束書攜琴侶鶴感物起興笑傲吟哦上而公卿忘其貴下而漁牧忘其賤大而堪輿不爲廣小而巖穴不爲微滄桑更互悉付度外此則吾南巖之逸趣也吾以是泮渙優游於此殆五十六春今老矣非其人莫以告也試以語子幸爲老夫記之余

曰偉哉翁之志也異哉翁之樂也彼世之營營
役役奔波於囂市而甘心老死者固不足齒而
紆朱鳴玉結駟連騎者亦倚伏之難料棲遲衡
門遨遊名山品題今古放浪形骸孰與翁哉翁
嘗從司寇雪臺劉公游劉公爲著南山夢蓋可
觀已若素履之槩則備載於十洲尹氏一傳豪
懷雅志則又詳見於諸鉅公所咏歌公長於詩
賦古文詞著述頗富而於家牒尤深致意焉世
系之既久而不紊生齒之漸繁而不淆者多翁
力也族可少翁耶翁名增治南巖山人其自命

云

菊源記

太史宋萬鍾

菊源者何南楚王時昱之居也菊源何以名室
廬之外有地十餘畝護以籬落悉治種菊每至
霜天皎日深黃淺碧姹紫嫣紅玉盆艾粉花發
爛然外望者疑爲神仙窟宅而時昱亦支筇曳
履倚徙其間至若暮雲駘宕夜月清空滿源花
氣逸逸萸英與野烟山靄縈繞布濩此時此景
萬慮俱空飄渺翩綿固未可以人世語言盡也
夫人生遭遇殊難若一彼其鄙鎖局感役逐不

已不知有此者無論矣若夫深知有此而或拘於王事困於窶貧政務叢委家人徧謫雖欲一日優游豈可得哉時是以貫介第家人俯仰間無毫髮幾微憾義命自安不妄求於世日翱翔於其中卽不必如康風子食菊輕身然而得此一日逍遙不已一日仙哉時宏治某年月日也

慈福說

游紹安

功令男婦躋百齡並請於

朝得邀旌表典至渥也南康明經蔡于謙妻陽氏年八十有九厥孫祈柏因太守致政將歸求題

額以旌其壽余書慈福貽之蓋洪範所稱於氏昭合夫諸福之物惟德是與內德所稱以慈爲最按氏鞠子四長明選弱冠入學食餼近三十年將貢而逝次明通諸生次明達次夢龍俱擢科今新柏復貢成均孫曾踵武遊庠是能康其身且克昌厥後非慈豈易膺此純嘏哉氏屆期頤有日矣况四代書香一瓣氣積久必大發他日邀

旌典膺

錫命司風者或循例以徵實乎卽以余言爲券也可

南巖夢記

劉節

客有好奇者足躡峰巒手攀蘿薜巍不辭勞險
不生畏快情適意乃止日嘗造獨秀峰麓命從
者掃石榻拂瓦枕幕天席地頽然而臥恍入異
境幽崖邃洞瓊花瑤草芬馨襲人殊非世俗所
有一老人龐眉皓髮鶴髻綸巾舉動飄然如神
仙儔侶徐徐自空壁中出揖客前曰子來何客
曰偶爾造也老人曰子非好奇士乎何突至吾
僻境也客曰凡夫誤錯過矣過矣老人曰子無
異殆宿緣也吾語子遊客曰敢請老人曰子聞

七十二洞天乎客曰聞諸老人曰洞天七十有
二此其一也欲盡觀乎吾與子往語少間二道
者攜蒼鶴冉冉至狀貌奇偉與客見見立老人
側拱翼端雅藹然弟子禮師也老人喜曰爾至
矣盍爲我歌二道者歌曰鳥飛兮扶桑兔走兮
西方兩丸代運兮吞精納光吾玩吾樂兮吾容
與而徜徉老人命舞二道者招鶴舞昂首矯翼
頓足翩翩躑躅左之右之前之後之既起而伏
旣卻而進若解人意而不能人語也老人上顧
曰童子奏樂忽卿雲起烟霧霏微中童子八九

人執樂奏八音並作清如龍吟和如鳳鳴琤琮
琤琤悠悠揚揚杳不知其何從至也老人曰子
嘗聞此乎煙霞物外聊以自遣爾客謝曰見所
未見聞所未聞幸已此爲何地敢請老人曰蓉
江南巖也客詫曰翁爲何人今夕何夕也老人
笑而不答問二道者二道者亦不答跨鶴從老
人御風乘雲去客欠伸起迺夢也遂命從者召
石處士虛中惜子墨客卿陳元進楮先生知白
從管城子毛穎氏紀南巖之夢客爲誰王其姓
增治其名定夫其字蓉江人

